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

The Nobel Prize

死湖情澜

(德)海泽/著 杨巍/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奖 者 小 说 坊

死 湖 情 澜

[德] 海泽 著

杨巍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

死湖情澜 / (德) 海泽著 ; 杨巍译 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8.8

(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)

ISBN 978-7-5594-2341-2

I . ①死… II . ①海… ②杨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德国 - 现代 IV . ①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0207 号

书 名 死湖情澜

著 者 (德) 海泽

译 者 杨 巍

责任编辑 王 青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201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341-2

定 价 38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犟妹子	001
红胡子	021
失去了的儿子	050
死湖情澜	087
台伯河畔	141
安德雷亚·德尔芬	197

犛妹子

天刚微微亮,维苏威火山^①上空还弥漫着一层灰蒙蒙的薄雾。这雾气一直延伸到了那不勒斯,将沿海的许多小城镇完全笼罩其中。海面风平浪静。可是,在索伦托镇峭壁下一处狭小港湾的码头上,许多渔民夫妇已经在开始忙活了。他们用粗缆绳把小船拖上岸,或是收起前一晚撒下的渔网。而其他入要么在给船装索具,整理风帆,要么从装有栅栏的巨大洞窟里把船桨和桅杆往外搬。这些深洞是从石壁上开凿出来的,专门用于夜间堆放船具。所有人都没有闲着。即便那些早已不能下海的老头儿,也纷纷加入到了拖网的队伍。各处的平屋顶上则会出现一些老太婆,或站在那儿纺线,或忙着照看孙子,因为孩子们的母亲都在帮丈夫干活儿。

“瞧见了吗,蕾切拉?那便是咱们的神父先生。”一位老太婆对身边挥舞着小纺锤的十岁孙女说,“安东尼奥将会划船送他去卡普里岛^②。慈祥的圣母啊,这位可敬的先生眼睛还未睡醒呢!”她挥手跟那位和善的小个子牧师打招呼的当儿,对方正小心翼翼地撩起长袍,在船里的长凳上坐下。

大伙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,目送牧师离开,而牧师也非常友好地向码头左右两边点头致意。

① 位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湾东海岸的一座活火山。

② 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内。

“奶奶，可他为什么要去卡普里岛呢？”小姑娘问，“难道那儿的人没有神父，得向咱们借么？”

“傻丫头！”老太婆回答，“他们不仅有好多牧师，还有最美的教堂，以及一位连咱们这儿都缺少的隐士。只不过那儿住着一位贵妇人——她原本是住在这里的，没想到却得了重病！当时，很多人以为她熬不过一晚，多次催神父去为她准备丧事。可由于圣母的恩典，她的身体渐渐变得强壮不说，每天还能去海里游泳了。后来离开时，她给咱们教堂和穷人留下了一大笔钱财。而且，听说她还要神父答应去看她，像以前那样听她忏悔，否则绝不肯离开。真奇怪，这位夫人竟然这么信赖他！不过咱们真该感到庆幸，本地出了一位像大主教一样有本事的神父，连那些大人物都常常会有事相求。愿圣母一直保佑他！”说完，她又朝着正要离岸的小船挥了挥手。

“今儿个会是晴天吧，孩子？”小个子牧师问，一边还愁容满面地朝那不勒斯方向眺望。“太阳还没出来呢。”小伙子回答，“不过，一会儿它就能轻易驱散这点薄雾了。”

“那就快开船吧，好赶在酷热之前到达。”

安东尼奥正要拿长桨把小船推开，马上又停了下来，眼睛紧盯着从索伦托镇通往港湾的崎岖小路的高处。

原来，那边忽然出现了一个高挑的倩影，正沿着石板路匆匆而下，边走还边挥舞着手绢儿。只见她腋下夹着一个小包袱，衣服简陋又破旧。然而，她的脑袋却高贵地昂起，显得有些桀骜不驯，盘起来的深色发辫倒更像是一顶王冠。

“咱们还等什么？”牧师问。

“有人朝这边跑过来，看样子也想去卡普里岛。要是能得到您允许的话，神父，船速丝毫不会受影响。毕竟那只是个小姑娘，才十

八岁。”说话间，年轻姑娘从围绕着蜿蜒小路的墙后面转了出来。

“萝瑞拉！”牧师叫道，“她去卡普里岛做什么？”

安东尼奥耸了耸肩。这当儿，姑娘目不斜视，已急步走近前来。

“哈，原来是犟妹子！早上好哇！”一两名年轻船夫在跟她打招呼。要不是顾忌神父在场，他们的话只怕会更多。眼见姑娘不理不睬，他们简直更想对她戏弄一番。

“你好，萝瑞拉！”牧师终于开口，“最近过得怎样？你是想跟我们一道去卡普里岛吗？”

“不知可不可以，神父。”

“问问安东尼奥吧，这船是他的。我常说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，正如上帝是所有人的主宰。”

“给你半个卡林^①够不够？”萝瑞拉说，却看都不看年轻的船夫一眼。

“你比我更用得着它。”小伙子咕哝着，把几篓橘子挪到一旁，好腾出位置来。他打算把这些水果带到卡普里岛去卖，因为那儿到处是岩石，产的橘子根本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。

“我可不想白坐你的船。”姑娘深色的眉头微微一皱。

“上来吧，孩子。”牧师劝道，“他是个好小伙儿，绝不会靠你这点钱发财。来，赶紧上船。”说着还伸手扶了她一把，“你就挨着我坐。瞧，他连自个儿的短外套都铺上了，好让你觉得软和些。年轻人都这样，一碰到十八岁的小姑娘就会献尽殷勤，连十位神父都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。行了，托尼诺，别再找借口啦。这是上帝的安排，所谓‘人以群分’嘛。”

话音未落，萝瑞拉已上了船。她一声不吭地将安东尼奥的外套

① 意大利古币。

拿开，然后才在牧师身旁坐下。而小伙子则任由外套丢在一边，只是牙缝里嘀嘀咕咕。忽然，他猛地在岸上一撑，小船立刻如离弦的箭一般往开阔的港内冲去。

“你的小包袱里装了些什么呀？”牧师问。此时，小船已驶入平静的海面，沐浴在第一线朝阳中。

“蚕丝、细线和一片面包，神父。蚕丝准备卖给阿纳卡普里一位做绸带的妇女，而线则是要卖给另一位。”

“你自己纺的？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

“如果我没记错，你以前也学过织绸带吧？”

“的确学过，大人，只是母亲病得更厉害了，我不能离家太久，而且又买不起织机。”

“她病得更厉害了？唉，哎呀！记得上次复活节去你家，她还能下床哩。”

“春天一直是她最难熬的季节，自从上次那几场暴风雨和地震以来，她就痛得卧床不起了。”

“为她祈祷吧，孩子，在祷告和祈求上千万别马虎。万福玛利亚圣母会替你求情，只要做到勤勉而诚心，你的祷告就会被听见的。”

停顿了片刻，牧师又说：“刚才你来到岸边，我听小伙子们喊：‘上午好，鞑妹子！’他们为何会那样叫你呢？作为一位年轻的基督教少女，理当温顺又和善，可这显然不是个好称呼。”

姑娘褐色的小脸涨得通红，眼里几乎喷出火来：“他们总是这样取笑，就因为我跟别的姑娘不同，既不唱歌又不跳舞，更不会无所事事地站着闲聊。我想，他们真不该来招惹我，毕竟我又没有妨害任何人。”

“不过，你也可以礼貌一点嘛。那些人生活轻松，就让他们去

唱、去跳好啦。可就算是受苦最深的人，偶尔也能说出几句善意的话哩。”

姑娘听罢，深色的眼睛低垂了下去，眉头也皱得更紧，仿佛要把它们隐藏起来。

船在沉默中行进了好一会儿。这时，灿烂的太阳已爬到群山上空，由于维苏威火山脚下聚集着大量的云雾，只有顶部勉强显露了出来。索伦托的平原上，一些房屋在深绿色的橘子园中泛着白光。

“你后来再也没有画匠的消息吗，萝瑞拉？”牧师突然问，“就是那个很想娶你的那不勒斯人？”姑娘只摇了摇头。“他专门来给你画像，你为什么不肯答应呢？”

“画我做什么？比我好看的姑娘多得是。谁晓得他会拿去作何用途？母亲说，他可能会用来对我施魔法，伤害我的灵魂，甚至取我性命。”

“千万别信这些罪恶的话！”小个子牧师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你不是一直受到上帝的庇护吗？没有他的旨意，你便会毫发无损。再说，难道一个可怜的人儿拿着张画像，就能超越吾主吗？你也该看得出他很喜欢你，否则也不至于想娶你吧？”

姑娘没有吭声。

“你究竟为什么拒绝他？据说，他为人诚实可靠，举止又得体，而且比起你辛辛苦苦地纺线、缫丝，他能让你们母女俩过得舒坦多啦。”

“我们家太穷啦！”她突然情绪激动，“加上母亲又病了这么久，只会拖累他。何况，我天生就没有当贵太太的命。要是他的朋友们来看望他，我更会让他感到难堪。”

“你怎能这么说呢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他是个正派、善良的人吗？他甚至愿意在索伦托安家，简直是天上派来救你脱离苦海的。

像这样的好人，你恐怕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啦。”

“我不想嫁人，永远也不要嫁。”姑娘固执地说，像在自言自语。

“这算是发誓吗？或者你想当修女？”

姑娘摇了摇头。

“虽然人们起的绰号不好听，可说你任性却一点也不假。你有想过吗，你孤独地活在这世上，倔强的脾气可能会让母亲的病痛更难忍，让她的日子过得更加凄苦？你有什么充分的理由，竟然无情拒绝一只伸向你们母女俩的诚实之手？回答我，萝瑞拉。”

“我当然有理由，”姑娘有些不情愿地低声说，“只是不便讲而已。”

“不便讲！对我也不行？连听你忏悔的神父也不行？想必你也清楚他是朋友——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？”

萝瑞拉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孩子，希望你能向我吐露心声。只要你给出正当的理由，我第一个支持你。你还年轻，对这个世界了解得太少。也许将来的某一天，你会突然感到后悔，因为固执于现在这种愚蠢的幻想而错过了收获幸福的机会。”

姑娘面带羞涩，偷偷瞟向船的另一头：年轻船夫正坐在那儿飞速地划桨。他的羊毛软帽拉得很低，几乎把眼睛遮住。他盯着远处水面，低垂的脑袋扭向一边，看样子是陷入了沉思。

牧师注意到姑娘的神色，便俯身把耳朵凑近些。

“您不认识我父亲吧？”姑娘悄声说，眼神忽然黯淡下来。

“你父亲？啊唷！孩子，你父亲在你十岁时就已经去世了——愿他的灵魂在天堂里安息！可他跟你如今的倔脾气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您并不了解他，神父。您不知道，我母亲的病全是他给折腾出

来的。”

“这话怎么讲？”

“他让她受尽虐待，殴打，甚至将她踩在地上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父亲晚上常常怒气冲冲地回到家里，母亲从不抱怨一句，还对他言听计从。可他却会动手痛打她，我感到自己的心都要碎掉了。我用被子蒙着脑袋，装作已经熟睡，然后偷偷哭上一整夜。当他看到母亲躺在地上动弹不得，突然又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将她抱起来一阵狂吻，直到母亲拼命大叫，说自己快要给闷死，他才肯住手。母亲不准我向外人提起半个字，可她的身体却被折磨垮了。即便如今父亲已离开人世多年，她也始终没能康复过来。要是她很快死掉——上帝绝不容许！我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凶手。”

小个子牧师缓缓摇晃着脑袋，对于姑娘给出的理由，他似乎不确定该赞同多少。最后，他终于开口：“原谅他吧，连你母亲都不怪他了！别老是对这些痛苦的画面念念不忘，萝瑞拉。还有更好的日子等着你，会让你淡忘过去的一切。”

“我永远也忘不了！”姑娘浑身直打颤，“神父您该知道，这就是我一直不肯嫁人的原因。我决不愿屈从于男人，由他先打我一顿，然后又开始亲吻我。任何男人现在想打我或亲我，我都能作出反抗，可是母亲却不行——无论是痛打还是亲吻，因为她深爱着那个男人。我可不会这样，到头来被害得病倒在床，下场悲惨。”

“你只是个孩子，从你说的这些话来看，完全还不懂世事。难道所有男人都跟你已故的父亲一样？都虐待妻子，把她当成一时的出气筒吗？还是你从未见过好男人，或者根本不知道有很多贤妻，能与自己的丈夫相濡以沫？”

“可是，谁也不清楚我父亲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她宁肯死掉，也绝不抱怨或找人诉苦，只因为她爱他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该呼

救的时候让嘴唇紧闭，使我们受尽苦难却不敢反抗，简直比最坏的敌人还可怕。那么我得说，我绝不会喜欢上任何男人。”

“我就说你幼稚嘛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一旦缘分来了，你哪里还顾得上问自己到底爱或不爱。”顿了顿，他又问，“就说那个画匠吧，你觉得他会是个残暴的人吗？”

“他抛起笑眼来跟我父亲一模一样。当父亲恳求母亲原谅，哄着将她揽入怀中时，便是这副眼神。一个男人既可以抛出这样的笑眼，又能忍心痛打从未触怒过自己的妻子！一想到还会见到这种眼神，我就感到不寒而栗。”

她不再吱声，而牧师也保持着沉默。他原本想起了不少至理名言，打算好好规劝这小姑娘一番。可是，眼见对方吐完心声后，年轻船夫已渐渐变得烦躁不安起来，他终于还是没能说出口。

两小时过去了，他们在卡普里岛的小码头靠岸。安东尼奥从船里抱起牧师，又蹚过几波浅浅的海水，才恭恭敬敬地把他放在岸边的干处。萝瑞拉却不愿等船夫回来接。她先扎起小衬裙，然后一手提着木鞋，一手拿着小包袱，水花四溅中三下两下已跃上了岸。“我得在卡普里岛待上片刻，”牧师说，“你不用等，因为我也许明天才能回去。萝瑞拉，回到家后，记得替我问候你的母亲。这个礼拜之内我会去看望她。天黑前你要回去的对吧？”

“那得看有没有船坐。”姑娘答道，只顾摆弄自己的裙子。

“你知道，我是肯定要回去的。”安东尼奥故意显得漫不经心，“我会在这儿等到晚祷时刻，要是你还不出现，我也无所谓。”

“你一定得准时赶来，”小个子牧师插话，“绝不能让母亲单独在家过夜。你要去的地方远吗？”

“那是阿纳卡普里附近的一个葡萄园。”

“我要去却是卡普里岛。愿上帝保佑你，孩子——还有你，小

伙子。”

萝瑞拉吻过他的手背，又道了声再见——像是同时对两人说的。而安东尼奥却装作没听到，只是朝牧师摘下帽子，根本看都不看她一眼。可两人转身离去后，眼见牧师在厚厚的碎石滩上步履艰难，小伙子的目光也仅仅跟随了一小会儿，很快便将注意力转向小姑娘。她正朝着右边的高地开始攀爬，还把一只手搭在前额上遮挡炙热的阳光。就在小路即将消失在高墙后面，她忽然停住脚步，像是为喘口气儿似的，而且还回望了一眼。她脚底下便是码头，到处怪石嶙峋，海水呈现出极为少见的碧蓝色，十分壮观。这种景象的确值得伫立观赏。不过凑巧的是，当她的眼神不经意间扫过安东尼奥的小船时，竟然与他追寻自己背影的目光碰在了一起。

两人相互打了个小小的手势，活像做错事的人表示歉意一样。随后，姑娘的脸色变得极为阴沉，只自顾自地离去。

还不到午后一点钟，可安东尼奥已经在渔民酒馆前的长凳上干等了两个小时。他心里一定有什么事，因为每隔片刻他就会猛地站起来，跑到太阳底下朝路口仔细张望。那边的道路向左右岔开，分别通往岛上仅有的两座小镇。他跟老板娘讲，今几个恐怕要变天。尽管眼下十分晴朗，可天空和海水的颜色却有些不对劲儿。她一定还记得，上次那场可怕的风暴之前情况也是这样，当时英国人一家子差点都没命。

老板娘则回答说，她真的不记得了。

好吧，他心里说，要是傍晚真的变了天，姑娘就会想起他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板娘忽然问：“去你们那儿的有钱人多吗？”

“他们才刚刚开始来。到目前为止生意都不太好做，主要是那些洗海水浴的人到得太迟了。”

“因为春天来得晚嘛。可你们总比咱们这儿挣得多吧？”

“要是光靠那条船，挣的钱还不够我一个礼拜吃两顿通心粉。不过除此之外，也就偶尔往那不勒斯送封信，或者把某位想去钓鱼的老爷划到海上什么的。可你知道，我有个有钱的叔叔，他有好几片橘子园。他对我说：‘托尼诺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不会让你受穷的。就算我不在了，你也不会忘记我的大恩。’就这样，蒙上帝保佑，我总算把冬天熬了过来。”

“有儿女吗，你这位有钱的叔叔？”

“没有，他从未结过婚。他曾在外国待过很久，如今攒下了不少钱。他准备做捕鱼的大买卖，让我帮着打理，负责监管一切哩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也成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哟，托尼诺！”

年轻船夫耸了耸肩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儿呢。”说着，他又站起身来，往天空左右瞧了好一阵，尽管他自己也清楚，其实任何一方都没什么差别。

“不如我再给你拿瓶酒吧，”老板娘说，“反正你叔叔付得起账。”

“一杯就够啦，你们这儿的酒挺烈，我脑袋都开始发烫了。”

“这酒不醉人，你想喝多少都没事。瞧，我们当家的回来了，你可得再多坐会儿，跟他聊聊噢。”

果然，模样英俊的酒馆老板正迎面走来。只见他一头卷发上罩着顶红软帽，肩膀上还搭着渔网。之前，款待小个子牧师的那位贵妇人订了一盘鱼，而他刚刚给送了过去。一瞧见年轻船夫，他立刻热情地挥手欢迎，然后就近坐下聊了起来，还不停地问长问短。老板娘刚端上第二瓶没有掺水的卡普里酒，忽然听得沙子嘎吱嘎吱一阵脆响，萝瑞拉正从左侧通往阿纳卡普里的路上大步赶来。她向三人微微点了点头，站在那儿显得犹豫不决。

安东尼奥从座位上一跃而起。“我得走了，”他对老板夫妇说，

“这姑娘是索伦托人，今几个早上跟着神父先生一起过来的。天黑前她得赶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。”

“喂，喂，离天黑还早着呢。”老板说，“完全有时间再喝一杯。老婆，听我的，再拿个酒杯来。”

“谢谢，我是不会喝的。”萝瑞拉依然不肯走近。

“老婆，把酒杯都倒满，赶紧的，两个都满上。她这是在跟咱们客气呢。”

“算了吧，”年轻船夫突然插话，“她的脑子十分顽固，只要是她不愿意做的事，连圣人也劝不动。”他急匆匆地告辞，跑到下面的船边解开缆绳，然后站在那儿等候萝瑞拉。小姑娘又朝老板娘点点头，才慢吞吞地来到岸边。她四处张望，像是盼着能遇上别的乘客，可惜码头上空无一人。渔民们要么午睡未醒，要么在海岸附近垂钓撒网。几个妇女和儿童坐在自家门口，或纺线，或打盹儿。而那些早上过来的外地人，都在等傍晚天气转凉了才肯回去。她本来还想多看一会儿的，却忽然被安东尼奥揽入怀中，像抱婴儿似的丢上了小船，甚至连反抗都来不及。随后，他自己也跳了进来，抓起桨三下两下，小船已驶向大海深处。

姑娘远远地坐在船尾，几乎背对着他，因此他只能看到对方的侧面。她的表情异常严厉，低垂的蛾眉被秀发覆盖，而丰满的嘴唇则始终紧闭，只有小巧的鼻翼不时发出一阵执拗的颤动。两人好一阵子都没开腔。后来，姑娘被烈日烤得难受，便打开包袱，从中掏出一块手帕裹在头上。接着，她又拿面包当午餐吃了起来，因为在卡普里岛上她还不曾进食。

安东尼奥终于憋不住了，从早晨的竹篓中取出几个橘子：“喏，拿去就着面包一起吃吧，萝瑞拉。可别以为我是专门给你留的。它们从篓中滚了出来，我也是把竹篓搬回船上时才发现的。”

“你自个儿吃吧，我有面包就够了。”

“大热天它们能解渴，何况你还得走那么远的路哩。”

“有人给过我水喝，我现在已经不渴啦。”

“随你便。”说着，他把橘子丢回竹篓内。

又是一阵沉默。海面像玻璃一样平静，船头也没有潺潺的水声，就连栖息在岸边洞穴里的白色海鸟，在空中翱翔觅食时也不发出一丝响动。

“你可以把橘子带给母亲吃的。”安东尼奥又开口了。

“我们家里有橘子，就算吃完了，我也可以再买。”

“行啦，你就拿去吧，算是我一点儿心意。”

“可她根本不认识你呀。”

“你可以告诉她嘛。”

“连我都不认识你呢。”

像这样遭拒，对于安东尼奥来说也不是头一回。去年的某个礼拜天，也就是那位画匠初到索伦托镇的时候，他正好跟几个小伙子在主街旁的小广场上玩博西球^①。正是在那儿，画匠第一次瞧见了萝瑞拉。当时她正头顶着水罐经过，压根儿也没有注意到他。可那不勒斯人瞬间就给迷住了，只顾愣愣地盯着她瞅，都忘了自己是站在游戏场地的中央。若是他跨出两步，原本是可以避开的。结果，一记重球直接砸到他的腿上，算是给他提了个醒：此处不是发呆的地儿。他四处张望，像是等着有人来道歉。不过，眼见投球的年轻船夫只是傲然站在朋友中间不做声，他这个外地人觉得还是少惹麻烦，走开为妙。后来，尤其是画匠向萝瑞拉求婚时，这次小小的邂逅又被再次提起。画匠质问她，是否因为那个粗野的小子才拒绝自

① 亦称地掷球，是意大利式保龄球。

己。可萝瑞拉却恼怒地回答：“我们压根儿就不认识。”当然，自从那次碰面后，流言也传到了她的耳中，因此对安东尼奥并不陌生。

眼下，同船的两人表面上像是一对死敌，各自的心却在狂跳不止，简直快要了他们的命。安东尼奥平时好脾气的一张脸涨得通红，他把桨划得飞快，水沫都溅到了萝瑞拉坐的地方。他的嘴不停地翕动着，看样子是在骂人。而萝瑞拉则装作没看见，还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她把身子伏在船舷上，让凉爽的海水从指缝间滑过。随后，她又旁若无人地扯下手帕，开始整理起头发来。不过，她眉头颤动，双颊滚烫，将湿漉漉的双手捂在上面也无济于事。

船已行驶在茫茫的大海中。小岛完全被抛在了身后，而前方的海岸线则笼罩在热霾中，仍然遥不可及。到处一片沉静，不见一叶风帆，甚至也没有海鸥掠过。安东尼奥环顾四周，显然是一下子拿定了什么主意。他的脸色突然恢复正常，把双桨也放下了。萝瑞拉下意识地回过头来看看，虽然并不害怕，却显得有些紧张。

“我今天必须做个了断，”小伙子突然大声说，“已经拖了这么久，真奇怪它竟然没有把我给折磨死！你说不认识我？这些日子以来，难道你没看到我像个疯子般一次次地从你面前经过，有满心的话要讲？可你却总是撇起嘴，然后转过身不理不睬。”

“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？”她语气生硬，“看得出来，你一直想跟我搭讪，可我不愿让别人无缘无故地乱嚼舌根。我不想嫁给你，也不想嫁给其他任何人。”

“不嫁给其他任何人？你未必总这么说吧！你现在这么说，只是因为拒绝了那画匠。呸！你还是个小丫头！将来某一天会感到无依无靠，到那时，像你这么任性，就会随便找个人嫁了完事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？没人能预料将来会怎样。或许我会改变主意，可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”